

世界偵探小說名著叢刊

化身博士

R. L. 史蒂芬生作
許緝珍譯

上海民



一 門的故事

律師厄特生先生是一位儀容嚴肅的人，他是從不露出一點笑容的；冷靜 嚴峻，拙於辭令；不易動情；瘦癯，修長，枯澀，陰沈，然而又有點可愛。在友朋敘會上，當酒類合他的口味時，一種非常近人情的神態便閃耀在他的眼睛裏了；一種委實在他的談話里所絕不會有的神態，但這却不僅僅是表露在那飯後的容顏的這些恬靜的徵象中，而且是更頻繁和更明朗地表露在他的生活行動上。他自奉謹嚴；單獨的時候祇喝點薑汁酒，解解一種對於葡萄酒的嗜好；而且雖然他愛好戲劇，却已有二十年不會踏進一家戲院的門了。但他對於別人，却有一種可嘉的寬容；對於那種造成他們的過失的精神上的高壓，有時會感到奇妙——簡直是帶點妒意的；而無論如何，總是趨向於給人方便而不加責斥的。「我是傾向於該隱*的邪說的，」他往往古怪地說道，「我聽憑我的兄弟按着他自己的方式去毀滅。」在這一種性格上，他在墮落的人們的生活上能成爲一個最有名的人物和最好的影響，這多半是他的天賦。甚至即使他們踏進了他的私室，他也從不會在他的舉止儀態上蓋上一個改變的陰影的。

* 亞當的次子；因殺了他的兄弟亞伯，被罰受流離之苦。見聖經聖
「創世記」。——譯者

沒有疑問，這種能耐在厄特生先生是不難的；因為他絕對不形於色，甚至他的友誼也彷彿是建築在一種無分等級的善性的寬厚上的。這是一個謙遜的人接待他那從機會的手裏所造成的交誼圈時的一個標誌；那便是一個律師的氣派。他的朋友都是他自己的親族，或是他所相識得最長久的那些人們；他的感情，像象牙，是隨着歲月增長的，牠們絕不輕就目的。因之，無疑的，他與李却·恩菲德先生——他的遠親，一位城里的閒人——之間的聯繫也是如此的了。這兩個人彼此有些什麼了解，或他們能發現什麼共同點，這是一個大家所不解的謎。據那些遇到他們在星期日閑步的人們所述，他們並不說一句話，看起來特別陰沈，看到一個朋友時便會像顯然得救了似的照呼起來。但不管所有這些，這兩個人對於這些閑步却寄與了極大的珍視，把它們當作每星期的主要的珍寶，而且不僅會放棄了宴樂的場合，甚至回絕了生意上的召請，他們也要不受打擾地享受這些閑步的。

在這些閑步中有一次他們一路走入了倫敦的一個繁盛區中的一條小街。那街是小而且所謂僻靜的，但在平常日子里也有繁盛的買賣。那里的居民們似乎也都混得很好，並且都在拚命地希望弄得更好一點，把他們所掙得的剩餘化在裝點上；所以沿路的那些店舖的門面都帶了一種誘人的情調，像一排排含笑的女店員。即使是在星期日，當牠掩起了牠那更艷麗的美媚而在人行道上顯得比較的冷落，但這條街在與牠的莊嚴的鄰街對照起來，便顯得惹目，像樹林中的一簇火光了；並且，憑着牠那些新漆過的百葉窗子，擦得很亮的銅飾，與風格上的一般的整潔與華美，馬上抓住並愉快了行人

的眼睛。

在一個角落里，過去二間門面，靠左向東，一所大屋的入口打斷了屋宇的行列；就在這個地方，一座怪相的房屋把牠的屋頂向前突出在街上。這屋子有二層高，沒有窗子，除了在下層有一扇門，以及在上層的褪了色的牆上有一扇假天窗之外什麼都沒有；且在一切外觀上，都有着長期而糟蹋地被棄絕的標誌。那門，上面既沒有裝置什麼門鈴，也沒有門環，是斑駁而褪了色的。流浪漢們踉蹌地走進門廊，在門板上擦着洋火；孩子們在門階上玩着開店；學童們會在那刻花綫上試過他們的小刀；有近一代之久，不會有人來趕掉這些雜亂的來客或修繕他們的破壞。

恩菲德先生同那位律師是走在小街的對邊；可是當他們走到同那入口相並的時候，前者舉起他的手杖指了指。

「你可曾注意過那門嗎？」他問道：當他的友伴肯定地回答了之後，「這在我的腦子里，」他加上道，「是關聯着一件很奇怪的故事的。」

「真的嗎？」厄特生先生道，聲音里有了一點改變，「那是怎麼回事呢？」

「噢，那是這樣的，」恩菲德先生答道；「我正打一處遠地回家，約摸在一個昏暗的冬日上午三時左右，我的路是經過城里的一個除了路燈之外，簡直一無所見的地段的。一條街又一條街，所有的人們都睡熟了——一條街又一條街，全燃亮着燈，彷彿有一次出會似的，但一切都又空洞得像一所教堂——直到最後，我進入了一種當一個人聽着聽着而開始希望看到一個警察的那種心情。突

然間我看見了二個人形：一個是個矮小的男子，他正踉蹌地一路向東大步走來，另一個是個大約八歲或十歲的女孩子，她正拚命地向一條岔路奔去。噯，先生，這二個人恰好在街角衝着了；於是便來了事情中的可怕的部份；因為那個男子竟坦然踏過了那小孩子的身上，看着她在地上慘叫着。這事情聽起來並沒有什麼，但看起來却真可怕。這不像一個人，這簡直像一個徧淨天神*。我發了一聲喊，趕過去，抓住了我那位先生的領子，把他帶回到已經有很多的一羣人圍住了那慘叫着的小孩子的地方。他十分冷靜，並不抗拒，祇是對我看了一眼，那麼的醜怪，使我汗出得像直淋的一樣。那些趕出來的人們都是那女孩子的家人；不一會，那個爲了她而去請來的醫生到了。噯，據那位外科醫生說，那小孩子並沒有受什麼大傷，倒是受了驚嚇；到這里你也許以爲可以了結了。但是有着一種奇怪的情形。我對於那位先生是一見就感到厭惡的。那小孩子的家人們也是如此，這也不過是自然而然的。可是令我詫異的倒是那醫生的情形。他是一個尋常的老調子的藥劑師，並沒有特殊的年齡和膚色，帶着一種強烈的愛丁堡口音，有點像一具風笛一樣的重於感情。噯，先生，他是像我們其他的人一樣的；每次當他看着我的囚人時，我便看到這位外科醫生的臉色顯得嫌惡而蒼白，有着一種要把他置之死地的慾望。我知道他心里在怎麼想，恰像他知道我心里的一樣；而因爲把他置之死地是不在話下的，所以我們便退而求其次了。

* Juggernaut——徧淨天神之第八化身，每年紀念日以巨車載其偶像遊行各處，謂有人自伏輪下而被碾死者，得生天國。

我們對那人說，我們可以，並且本婆把這件事情認爲是這樣的一種暴行：應該叫他的名字從倫敦的這一端傳到那一端的。如果他有任何朋友或任何信用關係人的話，我們敢担保他是要失掉他們的。所有的時間，當我們在劇烈地爭執着的時候，我們總盡力使婦人們遠離他，因爲她們都兇野得像一些怪鳥一樣。我從不曾見過一羣這樣憎恨的臉圍成的圈子；而那個人便在中央，帶着一種陰沈渺視的冷靜——也吃驚了，我看得出來的——然而若無其事的，先生，真像個撒旦。「如果你們想要借着這件意外撈點錢，」他說道，「我是當然沒有話說的。沒有一位紳士不希望免事的，」他說道。「說出你們的數目來吧。」好，我們硬要他拿出一百鎊之多來給那小孩子的家族；他本來顯然是想要爭執的；但我們這一羣人都有意要作難他，而最後他屈服了。第二步便是去拿錢；你可想得到他竟把我們帶到了那扇門的地方嗎？——抽出了一柄鑰匙，走了進去，不一會便回了出來，拿着一注十鎊的金幣和一張簽付來人而簽着一個我所不能說出的人名的，考德銀行的支票作餘數的找頭，那出票人名，雖然也是我這故事中的一個關鍵，但那是一個至少是很爲人所熟知而且常常印在報紙上的名字。那數字是挺硬的，但那簽名，祇要是真的，却比這更加挺硬。我放肆對我的那位紳士指出，這全部事情看來是有點離奇不經的，在真實的生活中，一個人決不會在午夜四點鐘走進一所地下室的門內去而拿了一張近百鎊的別人的支票出來的。但他却非常安閑且嗤着鼻子。「放心吧，」他說道，「我可以同你們在一起，直等到銀行開門，我親自拿這張支票去兌現好了。所以我們便全體安頓下來了，那醫生，那孩子的父親，還有我

們的那位朋友和我自己，在我的私室里消度了深夜的餘晷；到了明天，我們吃了早點，便全體到銀行里去。我親自把那張支票交了進去，並說明我有種種理由相信這張支票是偽造的。但一點也不。那支票却是真的。」

「咄，咄，」厄特生先生說道。

「我知道你和我有同樣的感覺，」恩菲德先生說道。「不錯，這是一個不高明的故事。因為我的那傢伙是一個沒有人會和他打交道的人，一個真正混帳的人；而那個簽這張支票的人却是一位有身價的上流人，且也有聲望，而（更糟糕的，）却也是你們這班幹着大家所稱讚的事情的人們中的一個。是敲詐吧，我想；一個老實人在爲了他年青時代的一些荒唐舉動而在付償着大價錢。結果，我就把有着那扇門的地方稱之爲『敲詐窩』。雖然即使如此，你知道，也還是極不可解的，」他加上道，說了這些話，他便沈入了一陣沈思。

從這沈思中，他又被厄特生先生的突然發問而拉醒了過來：

「你不知道那支票的出票人是否住在此地嗎？」

「倒是一個差不多的地方，是嗎？」恩菲德先生答道。「但我曾注意過他的住址；他是住在某一條廣街上的。」

「那末你絕不會打聽過關於那有着那扇門的地方嗎？」厄特生先生問道。

「沒有，先生；我有一種潔癖，」這便是回答。「我對於打聽聞訊很不喜歡，這太像審堂日的樣子了。你發了一個問題，這就好像是擲了一塊石頭。你安然地坐在小山頂上；那塊石頭却老遠地去

了，又再擲一塊；於是馬上便有一位什麼溫和的好人（這是最不堪設想的）在他自己的後園里被當頭打中了，於是這一家便不得不改易他們的姓名。不，先生，我把這做了我的一個規條：事情愈奇怪，我便問訊得愈少。」

「也是一個非常之好的規條，」那律師說道。

「但我却自己研究過了那所地方，」恩菲德先生接着說道。「牠看上去很不像一所屋子。沒有其他的門，在那一扇門中，也沒有人進出，就除了，在有一次了不起的時候，我的奇遇中的那位先生之外。在二層樓上有三扇窗俯臨着院子；在下面則沒有；窗門老是關着的，可是牠們却很清潔。此外還有一隻通常總是在冒着烟的烟窗；所以是一定有人住在那里的。然而倒又不能確定，因為那些房屋都在院子四週擠得很緊，因之很難說哪一所房屋到哪里為止，哪一所房屋從哪里開始。」

二個人在靜默中又繼續走了一陣；於是厄特生先生說道：「恩菲德，那是你的一個良好的規條。」

「是呀，我想是的，」恩菲德答道。

「但是不管這一切，」那律師接下去說道，「我却有一點要問問。我要問問那個踏過孩子身上的人的名字。」

「唔，」恩菲德先生說道，「我看不出這會有什麼妨害。那是一個名字叫做海德的人。」

「嗯，」厄特生先生說道。「他看起來是怎樣的一種人呢？」

「他是不能容易描寫的。他的外表上有着一些不適當的什麼；一些不愉快的什麼，一些下流可憎的什麼。我從來不會看見過這樣一

個我所不喜歡的人，然而我又不知道爲什麼。他一定是什麼地方有點畸形，他給人一種畸形的強烈的感覺，雖然我不能特定地指出一點。他是一個狀貌異常的人，然而我又真不能說出那樣子。不，先生，我無從着手；我描寫不出他來。而這並不是短少記性；因爲我申明我即刻還好像有他在眼前。」

厄特生先生又在沈默中走了一點路，而顯然是在一種思索的沈壓下。「你能確定他有一隻鑰匙嗎？」最後，他問道。

「我的好先生——」恩非德開口道，自己也吃驚了起來。

「是的，我知道，」厄特生先生說道；「我知道這事情看起來是奇怪的。事實是，如果我不問起你另一方面的那人的名字，那是因我已經知道了的緣故。你看，李却特，你的故事已經脫節了。如果你有什麼地方不盡實的話，你還是修正了牠的好。」

「我想你是早就要警告我的，」那一個有一點快快地答道。「但我却是如你所說的，曾經看得自以爲確確切切的。那傢伙有一隻鑰匙；而更甚的是，他現在仍舊有着。不到一個禮拜之前，我看見他使用過的。」

厄特生先生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絕不說一句話；於是那少年人突然又說起來了。「這又是一個不要說什麼的教訓了，」他說道。「我慚愧我的長舌頭。我們且相約不要再提起這事情吧。」

「我十分同意，」那律師說道。「我丟開牠了，李却特。」

二 搜尋海德先生

那天晚上，厄特生先生在陰鬱的心情中回到了他那獨身的家

里，坐下來沒有滋味地進了晚餐。這是他每逢在星期日的習慣。吃了飯之後，坐在火爐近邊，他的書桌上放着一卷枯燥的神學書籍，直到鄰近的教堂里的鐘打了十二下，於是他便謹嚴而感謝地上床睡覺。然而，在這一天夜里，當餐桌一收拾開了，他便馬上拿了一枝蠟燭走到他的辦公室去。那里他打開了他的保險箱，從最機密的部份中拿出了一項在封套上標着「紀格爾博士遺囑」的文件，坐下來，帶着打皺的眉額研究着牠的內容。那遺囑是親筆的，因為厄特生先生，雖然他現在訂立了之後負責保管着牠，但在訂立的時候曾拒絕參加最少限度的幫忙；這不僅爲了如果醫學博士兼民法學博士兼法學博士兼王家學會會員等等亨利·紀格爾逝世之後，所有其全部財產應歸其「友人兼恩人愛德華·海德」承受，而倒是爲了萬一紀格爾博士「失蹤或無端消隱在三閱月以上之任何時期」時，上述之愛德華·海德得立即代替亨利·紀格爾之地位，無須任何負擔或酬報，除對該博士之家內人等付給少數款項之外。這個文件成爲這位律師的眼中釘已有好久了。作爲一個律師，又是一個生活中的健全與近情方面的愛護者，這文件在他是頗不快意的，對於這種人，奇想的事情是要不得的。前此，他的不知道海德先生，增加了他的憤意；而現在，出其不意的，却一下子便知道了。但名字祇是一個名字，從這上面他不能知道什麼，這已經够糟了。但更糟的是，在這名字上已遮上了一層憎惡的前因；於是在那朦朧他的眼睛已有好久的，變動和不可摸的霧中，跳出了一個突如其來的，確切的，惡魔的形象。

「我早以爲這是發瘋，」當他把這個可憎的文件放回到保險

箱里去的時候，他說道，「但現在我開始擔心這是一種不名譽的勾當了。」

說了之後，他便吹滅了燭火，披上了一件大衣，便向那醫藥的衛城卡文迭許廣場而去了；在那邊，他的朋友，那偉大的萊榮醫師作着他的住家並接待他的擁擠的病人們的。「如果有人知道，那便祇有萊榮了，」他想到。

那莊重的關人認識並歡迎了他；他是有資格沒有延遲，而被直接從門口引進到餐室里去的，在那里，萊榮醫師對酒獨坐着。這是一位誠摯的，健康的，短小的，臉兒紅通通的紳士，有着一頭早白了的頭髮，和一種躁急而堅決的神態。一看見了厄特生先生，他便從他的椅子上直跳起來用了兩隻手前來迎接了他。這種殷勤——那是這個人的派頭——看在眼里似乎有點戲劇化；但接着這便化為真誠的感情了。因為這兩個人是老朋友，又是中學和大學的老同學，兩人都是對於自己也對於對方的完全的尊重者，而更難得的是。又都是彼此能相得於對方的圈子的人。

稍為閑談了一回之後，那律師便提到了那個非常不舒服地盤據在他心里的話題。

「我想起來，萊榮，」他說道，「你和我一定是亨利·紀格爾所有的二個最老的老朋友了吧？」

「我倒但願這兩個朋友年輕點的好，」萊榮醫生格格地笑道。「但我想我們是的。然而那又算什麼呢？我近來已很少看見他了」

「真的嗎？」厄特生說道。「我以為你們是有着一種共同興趣的聯繫的。」

「我們是有過的，」這便是回答。「但亨利·紀格爾在我看來太不可想像，已有十多年了。但開始走了邪路，思想走了邪路了；而雖則如人們所說的，爲了老關係的關係，我當然繼續對他關心着，但我却現在和過去同這人見面得少得糟糕，這種非科學的臆說，」那醫生加上說道，臉色轉了紫，「是會叫鬼同巫姑也要離開的。」

這小小的發惱倒似乎叫厄特生先生寬了一點心。「他們祇不過在科學上的某點意見不同吧啦，」他想到；而因爲是一個沒有科學熱情的人（除了在契券交付的事件之外，）他甚至加上了一句話：「這是沒有比那裏更糟的了！」他給了他的朋友一會兒時間來恢復了他的神態，於是便說出了他所要來問的問題。「你可曾遇到過他的一個受保護人——一個叫做海德的嗎？」他問道。

「海德嗎？」萊榮複述了一遍。「不。我有生以來從未聽到過他。」

那便是這律師所帶回到他那大而黝暗的床上來的這麼一點點資料，在這隻床上，他翻來覆去直到午夜的鐘點一點一點的加多起來。這是他那苦苦思索的腦子沒有安靜的一夜，祇是在黑暗中痛苦思索，被種種問題所圍繞着。

就貼近在厄特生先生的寓所近邊的教堂里的鐘打了六下，他仍在窺究着這問題。以前這問題僅僅是觸着他的智力方面；但而今他的想像也被牽住或被支配住了；而當他躺在這夜之漆黑與掛着幃帘的房間里轉側反覆的時候，恩非德先生的故事在他腦子里以一捲明朗的圖畫的形式流過。他可以看到一個夜之城市里的一大片燈火，於是一個小孩子從醫生那里奔過來；於是二人相遇了，而

那個人間的「徧淨天神」便把那孩子踏倒，不顧她的叫喊打她身上踏過。或不然他便又看到一個房間，那里他的朋友睡熟着，做着他的夢而對牠微笑着；於是那房間的門開了，床前的幕幃被扯開了，那睡着的人被喚醒了，呀，在他的身旁便會有一個人站着，對於這人，是有權力交給他的，而，即使在那不祥的時刻，他還得要起來履行牠的托咐。這二種面目的形相通夜出沒在這位律師的腦子里；而縱然有時他朦朧入睡，也祇不過可以看見牠流動得較定着一點，通過一家家沈睡的人家，再不便是活動得更快更快，甚至於目眩，行經燈光照耀的城市的更大的迷宮，在每處街角踏碎一個小孩子，讓她慘呼着。但這個人形却依舊沒有他所竟會認識的臉，甚至在他的睡夢中，這人形也沒有臉相，或是蒙過了他而在她眼前消失下去的臉相。因此，便是從那一點上，一個唯一而強烈的，幾乎是一種過度的，想要看一看這個真正的海德先生的形相的這種好奇心，便突然而起，並且一步踏進了這位律師的心里。祇要他能够看到他一眼，他以為這種祕密便會明朗起來，或竟至消滅，正如凡是神祕的事情一得到了解決之後的那種常情一般。他也許便能够看出他那友人的奇怪的選擇或義務（隨你喜歡叫牠作那一樣）的理由，並甚至那遺囑上的第一句的理由了。至少那是一張值得一看的臉：一個沒有心腸與慈悲的、的臉；一張在不易留印象的恩菲德的腦子里祇是形成了一個持續憎恨的幽靈的臉。

從那次以後，厄特生先生便開始出入在那條店舖林立的小街上的那扇門的一帶了。在早晨辦公時間之前，在中午，當事繁時促的時候，在夜晚的蒙着迷霧的城市里的月亮下面，早早晚晚，在一

切僻靜或喧鬧的時刻，都可以看見這位律師在他所選擇的崗位上。

「如果他是『躲藏先生』*，」他曾這樣的想道，「那末我便是『找尋先生』了。」

最後，他的忍耐獲得了酬報了。這是一個晴朗而乾燥的夜晚；天空中有着霜；街道潔淨得像舞廳的地板；沒有風來搖晃的街燈投出了正常狀態的光與影。到了十點鐘光景，當店舖都打了烊，街上的很僻靜，而且——不管倫敦的四處的鶯聲——很是靜寂。輕微的聲息都可以達得很遠；人家屋內的聲音在街的兩邊都可以很清楚的聽得，有任何路人走近來時，那聲音在他本人未到之前好久就聽得出了。厄特生先生到達他的崗位上已有幾分鐘，這時他覺到有一種奇特的，輕悄的脚步聲在走近來。在他的夜巡的過程中，他早已慣熟了一個人的足音的輕微的效果，當那人離開還有好一段路的時候，也會突然從都市的大騷亂中清楚地跳躍出來。但他的注意在以前却從未這樣銳利與堅定地被抓住過，於是帶着一種強烈的，迷信的，對於成功的先見，他便退避到了那大屋的門廊里面去。

腳步聲迅速地近來了，當他們轉過街頭的時候，便突然響亮起來了。那律師，從門廊里望出去，便馬上看得到他所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他是矮小的，衣服穿得很平常，而他的相貌，甚至在那樣的距離間，也給與了那位窺伺者的意向一種強烈的反感。但是他却一直向着那門走去，橫穿過馬路以節省時間，而當他走到的時候，他便從衣袋里拿出了一柄鑰匙，像一個回家來的

* [海德先生] (Mr. Hyde) 的 [海德]，與英文中的 hide (躲藏) 同音，所以這樣說的。

人一樣。

當他走過的時候 厄特生先生便走出來按住了他的肩膀，「是海德先生吧，我想？」

海德先生嚇嚇的吸了一口氣向後縮去。但他的畏懼祇是暫時的，雖然他並沒有直盯着那律師的臉，他却够冷淡地答應道：「那是我的名字。你有什麼事？」

「我看你正要進屋子去，」那律師答道。「我是紀格爾博士的一個老朋友——剛特街的厄特生——你一定聽見過我的名字的，而既然那麼方便地遇見了你，我想你總會讓我進去的吧。」

「你不會見得到紀格爾博士的，他不在家，」海德先生答道，一面在把鑰匙插進去。於是，突然地，但仍舊不把臉抬起來：「你怎麼認識我的呢？」他問道。

「在你這一方面，」厄特生先生說道，「你可能給我一個方便嗎？」

「很高興，」那一個答道。「是什麼事呢？」

「你讓我看看你的臉好嗎？」那律師問道。

海德先生顯得躊躇了一下，於是，好像是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帶了一種鬼愕的神情迎向前來，於是兩人便互相耿耿地凝視了幾秒鐘。「現在我便再能認得你了，」厄特生先生說道。「這也許有用處的。」

「不錯，」海德先生說道，「這正如我們的會面一樣有用處；而且，我以為，你還應該得到我的住址。」於是他便說出了在蘇霍的一條街上的一個門牌。

「天啊！」厄特生先生想道，「難道他竟也會想到過那遺囑了嗎？」但他祇把這感覺放在自己心里，祇是噤咕着接受了那地址。

「現在，」那人說道，「你是怎麼認得我的呢？」

「是由於描述的，」便是那回答。

「誰的描述呀？」

「我們有幾個共同的朋友，」厄特生先生說道。

「幾個共同的朋友？」海德先生應聲道，有一點嘶啞。「他們是誰呢？」

「譬如說，紀格爾，」那律師道。

「他從來沒有告訴過你，」海德先生叫了起來，帶着一腔憤怒。「我不想你竟會說謊的。」

「住口。」厄特生先生說道，「那可不是合式的說話。」

那人大聲地嘶叫着，化成了一種野蠻的大笑；接着，用了異常的敏捷，他開了門，走入屋子里去不見了。

當海德先生丢下了他之後——那是一幕不安的景象——那律師又站了一回。於是但開始緩緩地踏上街道，走一兩步停一下，把他的手按在額上，像一個神經錯亂的人。他在行路的時候所這樣加以思索的問題，是屬於難有解決的種類中的一個。海德先生是蒼白而猥瑣，他使人有一種畸形而又沒有什麼說得出的破相的這印象，他有着一种難堪的微笑，他對付這位律師，用着一種怯懦與粗野的兇殘的混合，他說起話來帶着一種瘡啞的，耳語的，以及類似一種破敗的聲音；所有這些，都是使他起反感的各點，然而却並不是所有這些一切都能解釋前此厄特生先生對於這人所抱的一種無名

的厭惡，憎嫌，與畏懼。「一定還有什麼別的在，」這位錯亂了的先生說道。「還更有別的哩，就祇是我說不出來。天啊，那人看來簡直不像人！我們可以說，是一種穴居動物之類的吧？難道這竟然是『野人博士』的老故事嗎？或者這僅僅是一個腐臭的靈魂的發射，這樣地洩露了出來，而使牠的臭皮囊化了形呢？我想是後者吧；因為，啊，我的可憐的老亨利·紀格爾啊，如果說我曾經看見過在人臉上的撒旦的署名的話，那便是在你的那位新朋友的臉上了。」

在那小街的拐角上，是一帶古舊的，好看的房屋，現在大部份都已從牠們的高貴的地位上衰落了下來，分層分間地和給了各等各式的人：地圖彫版匠，建築師，蹩腳律師，以及不正當事業的代理人。然而，有一幢房子，拐角過去第二幢，却還是全家住着的；一看見了這幢房屋的門——牠有着一種富裕舒泰的大家氣派，雖然牠現在除了那扇形門窗之外，都沒在黑暗里了——厄特生先生便站住了叩門。一個穿得很整齊的老僕人來開了門。

「紀格爾博士在家嗎，波爾？」那律師問道。

「我去看看，厄特生先生，」波爾說道，當他說着時，便把這位來客讓進了一個寬大的，低屋頂的，舒適的客廳，舖着方磚，有一所炎炎的敞口火爐溫暖着（照着鄉下房子款式的，）並陳設着鉅值的極克木的櫃子。「先生，您在這里爐邊稍待一回好嗎 或者還是要我在餐室里給您點上一盞火呢？」

「便在這里好了，謝謝你，」那律師說道，於是他便走近去倚在那高高的爐欄上。他現在所被留下的這一間大廳，是他的那位博士朋友的一件喜愛的寶貝；而厄特生本人也常說這是倫敦的一間